中庸說要

中庸說要序

嘗讀韓子原道篇有謂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竊以為亦知言者夫聖賢之道以言而明然必於義理灼有真見而後著之於言也始親切有味而可以垂訓行遠此古今立言者之準也余近觀諸四書刻本紛紛名義非不

於理道有所發明然非泛而靡切則簡而寡要或集録諸説而無所折衷未免坐二氏之病均於後學無益也嘗欲與諸子共釐是弊未幾而鄭子文煥張子文憲張子志遂持一帙進而言曰此仲石宋先生所著中庸説也先生浙江餘姚名人甲第蜚聲博通墳典而邃於理

學凡諸經語孟俱有釋解然未肯盡示
論議中因出此義余取而徧觀之見其
意微而減詞約而盡字句罔不切中肯
綮根極要領與坊中諸說迥別迺躍然
喜曰吉哉言乎可以式矣夫中庸一書
虞廷心法之精理學之源未易以言詳
也先生一不費辭說而於微詞奥旨闡明

殆盡觀者無俟思索而義理洞然在目是雖弗獲盡見諸說然即庸義而他書可知已是豈膚淺無得於道者可並論哉余嘉先生是說深有裨於後學而又重諸子之愛且樂也相與定其名曰中庸說要遂捐俸鋟諸梓以廣夫人人俾知如球玉琳琅當為天下公共之亦所

謂美則愛愛則傳著也諸子曰然因僭

言于弁首

嘉靖歲在戊申夏六月吉旦署晉江縣

學敎事英德月溪黄桂頓首拜書

中庸說要刻襄邑序

夫中庸者子思明道之書也然道豈身外物哉道率乎性而性之理通之於天地鬼神作中庸而示人以天地鬼神之秘以著盡性之功之大耳顧理實而旨奧讀者卒不能會其歸焉宋晦菴夫子作為傳註又作或問以補傳註之未備

而後孔子子思之意如日之中天而明世之有志於理學者咸取之為脩德凝道之資而形著動變之效彌綸參贊之功聖神之業亦因是以考其成朱夫子講道之精所以為大有裨於後學者非以此之故哉

明興

聖祖定制凡舉業文字一以朱註為主由是集傳或問益大行於世學者童而讀之垂老而不能釋諸手然皆資以進取功名而已未聞有主於講明義理者此理學之所以湮也唯我

宗師宋公秀起於浙之餘姚自幼讀書即厭惡俗儒捉捕風影遂潛心理域期

於真有得焉迺其精誠之極鬼神與通
發於聖經賢傳微妙之處見即了了既
悟不忘因隨筆標著以識心得積久皆
成巨帙玉燦金輝光昭宇宙而中庸說
要則又參集傳或問而咀其英於洙泗
心法之精有灼見焉有定論焉匪直以
資科場之考藝備始學之質疑而已明

善者誠身之要而脩身者立政之本士君子之所以貴於有理學者豈徒以其知乎哉抑知則信而體之以盡人道以悉物理以廣德化而後于上天命性之意

聖天子修道之功庶幾為無忝焉爾是則著茲說要之初心也然不欲彰之于人

姑藏之書笥而已崇謙也迺自
師為秀才之時說要即傳布士林其私
相抄錄者衆于其後
師以辛丑進士作宰晉江晉江之士遂
懇求而刻之梓繼以禮部名賢出守汝
寧郡汝寧之士亦懇求而刻之梓由是
兩地學者彬彬然以遂理名天下本說

要啓廸之功也夫邑與郡政事之地也
講學乃其餘事耳諸士子且翕然親附
之矧今特被
簡用督學晉省凡晉士之文風德教惟
聖天子有以擬其機惟
師有以當其事而
師以一代理學躍然為諸士倡有志者

親炙德光而遐瞻手采則所以心悅而
誠服自不敢有出于範圍者又當何如
也耶但說要一書雖間有得之于汝晉
者顧求獲見者尚多也不有刻本其何
以盡慰其仰教之誠襄陵宋縣尹汝寧
人也向也未舉進士時甞嘗領教愛于
師矣政事之暇一日進紹芳而語之曰

夫讀中庸而不讀集傳與或問夢讀耳讀集傳或問而不讀說要其夢雖覺其神不清其氣猶昏當此之時而使之辨別幾理焉豈能如別黑白乎遂蒙以刻本見示且曰今當為第三次之刻子其為文以序之紹芳拜命唯謹作而曰盍聞讀書以窮理為要窮理以窮天地之

理窮鬼神之理為難然而不窮不可也蓋天地者理之自出也鬼神者理之微妙也而性者萬物之一原則天地鬼神之理亦吾心之理而已矣其可以歧而二之哉六經四書之微言凡以為明理而作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吾心之天即天地吾心之靈即鬼神發而為

文體之于事施于有政一以貫之而有餘矣大學之格物致知論語之好古敏求孟子之深造自得皆是物也不然理有未明而欲以立言立德而立功其不至擿埴而索途者幾希有如

師者生長于文獻第一之邦飽聞乎性命道德之論痛戒夫皮膚支離之學而

極盡其直窮到底之功而所謂言德功若莫不由是而出焉此士之所以有貴于讀書也故詞翰足以追古作行誼可以表流俗由前日而觀之則宦績高由今日而觀之則

師道隆由後日而觀之則相業大易曰美在其中暢于四肢發于事業其我

師之謂也哉唯兹一方官士既已得是
書而讀之苟不善心亟力行遠自邇以
達于理學之門户將不有媿于汝寧晉
江之士也哉况舉業之文亦必窮理而
後有以盡其妙不然吾未見其為舉業
矣昔甘泉湛先生作二業通以曉世意
亦有見于兹乎宋君曰然是刻説要之

意也遂命書之簡之末以為歲月識謹

序

嘉靖庚申襄陵縣儒學署教諭事舉人

晩學張紹芳頓首謹序

中庸說要一

餘姚仲石宋大勺
英德月溪黃　桂校刊

天命之謂性三句子思首釋○性道教之名義命字非只是天虛空使令之謂天命流行物與無妄是蓋有箇實理自然命下來總謂之命乃人得之為性故註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云云性也率字註箇循字非是人力要去循他只是依字意與舊看有恒性者字同蓋用力循性而謂之道則道因人力而後有故註云循其性之自然云云謂道也或問云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

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此數句言性道之全體大用明備可深玩脩字訓箇品節非聖人以己見去品節茲道理且道即性性即命何待品節蓋道理之在事物上自有許多曲折處人之氣稟不同如何去盡得故不過則不及此聖人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而過不及者知所節矣故謂教也上二句皆未涉人為教方是聖人立然教本於道道本於性性本於命故或問曰以見其本皆出於天而其實不外於我也董子一言盡此三句意論此三句道理要盡故朱子兼人物言之論子思直言之可是示

人底意不必兼物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節註云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云云無時不然只在道上言不可須臾離或問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是言人之不可離道意極緊要與可離非道意正相應不可離處須兼章句或問二意看始備可離非道復言見道不可離意不可離兼動靜言故曰無時不然戒謹恐懼於不見不聞正是不離道於須臾是存養工夫言不見則見可知言不聞則聞可知非謂不見聞時看得此工夫餘時便不須著此工夫也故有專指此爲靜時者大謬此節渾言道之全體不可離君子如此存養以全斯

道之本體則未去做事的時節斯道不偏不倚而渾然在其中

矣

莫見乎隱節迹未形人未見已是念慮之動將去做事了見顯正

是良心有覺天理不能自昧處故曰獨知隱微只是一事故或

問或專以念慮方萌言或專以幽微之地言大槩以未與物接

而言則曰隱以未顯著於事為而言則曰微此節是言省察以

謹善惡之幾所以不至離道之遠而無過不及之用庶幾可全

蓋幾之不察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去道益遠故也比上節工

夫為緊要上節是箇大槩平日做的工夫此節是將發用時致

緊的工夫平日無所養則發用時雖謹而一時之勉强不能必其終之不差將發用時不察則平日雖養而一念之妄動或有至於敝之而莫救故曰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已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體道之功莫有先于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或謂道不可離之意直貫至十二章以下況莫見莫顯二句又以此句意足之則道不可離二句當為二節之首殊不知道不可離意雖子思作中庸本意但戒懼工夫正是無須臾毫忽之不謹以全斯道本體者斯道之本體已全則直以道不可離貫一節朱子章句意亦有見矣二節工夫雖平等細玩亦微有輕重上節工

夫做得好下節工夫做得要故或問過接處曰夫既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云玩此等語意輕重自見此二節但言存養省察不言動靜蓋不見不聞似乎靜矣致中註云自戒懼而約之則不見不聞猶未全見得靜字意獨字雖是發動了猶非全是應物處何以說得動字此蓋動靜之分界靜之終動之始也此以前的工夫就是致中此以後工夫就是致和以此二節較之致中和則此二節乃入道之門致中和為造道之極處也

喜怒節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明字非即此明彼之謂

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在人無所見惟情上可驗故孟子論性善亦驗于情。心統性情喜怒哀樂渾然藏于心無所汨亂使他偏倚就是天命之性發于心而件件合當如此無過不及就是率性之道天命之性萬理咸備中則此性不壞而天下之理取足于此故曰大本率性之道天下古今所共由和則此道不乖而通諸人心達之萬世故曰達道觀中為大本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必須衛養得好不然則一毫偏倚便不是中便不是性之德此求是大本和為達道則已發之時必須省察得好不然則一毫過不及便不是和便不是情之德便行不去便不是達

道此節正應首節故或問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發端不外於吾心也愚謂正是體備於己之意

致中和致字註云推而極之下文云約之精之正是推極的工夫致中自戒懼之外別無工夫只守得此定而無一毫間斷便是至靜而存養之功為益密矣註云約之至靜不見不聞已是至靜又何加焉與致和不同蓋獨時與應物時原不同故云精之精則自微以至著無有不謹而省察之功益嚴矣此句正應戒懼謹獨二節中致則性即命也和致則道即性也性命一天即我也我即天也一理相感通則天地位萬物育固其自然而然

者天心正屬天地氣順屬萬物不過以體用相應而言耳天地者萬物之體萬物者天地之用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世間豈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萬物育而不本於天地之位吾人之心豈有中而不和和而不本於中者致中和之功固當交致其力而體用相因之妙又不可誣故曰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此節或問所謂總之所極致不外于吾心也

君子而中庸小人而無忌憚須識注中君子之德字小人之心字德字即道得于心之謂正是他戒謹恐懼存養得好不失斯道之本然也非便謂存養即是德也心字只是念慮所存只向為

惡一過又做出來居之不疑然後是無忌憚了君子二字甚戒懼以後事時中是謹獨以後事合一句二意方見是中庸小人反是或謂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欲以時中兼動靜言殊不知隨時處中專主動時方可說得若是靜時喜怒未發中在何處知何處得先備已曾病此議論實兼中和之語只指君子中庸一句時中內不必泥此時中無忌憚相對看

中庸其至矣乎至字須體中庸二字意無過不及非難非易

道之不明不行一章知行互言或問已悉其說人莫不飲食一句重在不察上不察二字[illegible]隱與[illegible]之[illegible]歟

食比日用味比中庸之道不必說飲食比道味比中庸蓋既未知中焉衡有道此章大要謂道之不明不行由于過不及所以過不及由于不察

或問稱大舜不恃聰明而樂取諸人非知者之過又執兩端而用中則非愚者之不及 以見其大知學者須識此意然能察得意思亦在其中學者亦須識之好問至執其兩端總是然能擇善用其中于民並是行之至了兩端雖是過不及亦是人言之善者但其所言之善亦有偏處故須執之執是存着在這裏待用度而用之量度在執字裏面非就是執字朱子曰兩端只是起

此方見是衆論不然是兩件也如極小以至極大極厚以至極薄於其間取擇其中者而用之又非是取民不大不小不厚不薄的為中蓋天下之事變不同宜厚處厚為中宜薄處薄為中之類用中用字是取用的用字蓋中道本在善言取擇者善言本出於民者故用中為用民之中而施行的意亦在其中不然用中用将何處去

驅而納諸罟擭一句不可謂自我設之本以取禽獸而自我納之以譬知禍不知避意只是形容禍機所伏耳如利之所在與禍之所伏人見利而不見害就是知禍不知避意若真要在罟擭

上說則人豈自納于罟擭者哉驅字亦不可說是人驅我去納諸罟擭禍之所在人豈能驅得我去不過只爲利所驅耳

或問擇擇中庸非賢者之過服膺非不肖之不及爲回之賢乃所以爲知然其始焉能擇終焉能守非能擇者其孰能之擇乎中庸求所以知也得即從擇裏得來不必另說是行而得之行字意在服膺弗失中間見之蓋顏子原不是死定守道之人守之即所以行之也論語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此守字即服膺弗失之意

天下國家一節要識註中資力二字上三句言三者爲天下之至

雖然可均可辭可蹈只是氣質上做去未暇論其當義與否正
與中庸非義精仁熟不可能反看資近于知仁勇而力能勉者
就可能此若中庸則非資近力勉之可能是不可能非真不可
能也不易能也必知如大舜仁如顏回而後可以能知能行然
此非勇則又不能仁不能知矣故此章為承上起下　註中義
精者擇之審知也仁熟者行之至仁也無一毫句總屬二意所
以能此者勇也噫天下幾人而舜幾人而回幾人而子路故曰

民鮮能久矣

南北之強俱是任氣質做出来全無學問道義在中論其過不及

者亦就其中論之耳律之君子之强由夫克治之學而純乎道
義之正者絶不相類非但過不及之差而已三者相比乎此見
箇中與過不及耳和而不流其强見于處衆中立不倚其强見
于處己中立不倚最難看蒙引以伯夷引證極好但不曾說得
不倚二字明白蓋中立只是無依獨立底意思與中庸中字不
同不倚即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的意思有道不變塞其强
見于達時無道不變守其强見于窮時强字專于不流不倚不
變處見出勇以强此道不是此四者就足以强道只是此四者
勝其人欲之私是勇之例耳學者能自勝其人欲之私如此則

能知能仁中庸可能矣

索隱行怪似賢知之過半塗而廢似愚不肖之不及亦不必察入此意吾弗能已矣須順夫子口氣說去不可說出至誠無息又要識是聖人事不可說出勉焉不敢廢依中庸只是能知能行見出箇仁知至不悔處則非徒不悔而已而所以依中庸者未嘗息也方見他仁至義盡而勇在其中矣仁至義盡不賴勇而裕如非聖而何上云吾弗為之矣與吾弗能已矣是過不及者既在所不為則依乎中庸之事夫子亦明知是己之能事但不敢顯然以聖自任耳故曰惟聖者能之夫子豈誠不能哉

費隱二字一言其用一言其體乎不當以隱字為贊費之妙下
文凡言遠近大小內外上下皆言費其所以然處不可見就是
隱費字是率性之道是發用上見出隱則是命之所以然無聲
無臭者也夫婦與知與能只就男女交感之事論箇道之小處
故或問謂人道之常未論至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
物化生這箇大道理上須以史氏之言為是存疑作此為是謂一家日用
之常如朱緒非春若非是語大語小緊承上文說天地聖人不
能盡而道無不包正是大處而天下莫能載矣夫婦能知能行
而道無不體正是小處而天下莫能破矣鳶魚一節章句言子

思引此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以發上節所未盡的意思程子謂此節喫緊為人者是也飛躍內不可言率性上下察言自鳶飛魚躍以見斯道之昭著上下也道無不體豈止于鳶魚但上下各摘一物以見之耳蒙引謂即鳶魚而見道之昭著于上下則可謂上下止于天淵道之昭著于上下止于鳶魚之飛躍則不可極論得好化育二句語平而意貫化育在物上言故曰莫非此理之用道在天地間一而已矣人倫日用閒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此也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者此也鳶飛魚躍者此也但自鳶魚觀之則其流行發見于上

下者為著耳故子思指言之欲學者默識此以洞見道體之妙
也故程子謂喫緊為人子在川上之嘆意亦如此此意人皆有
之只是私意間隔遂使天理不得流行處而鳶飛魚躍底意思
都失了程子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而不滯于一隅能體斯言
則鳶魚之化自然在我矣造端非謂道行于夫婦蓋夫婦隱微
之際而道無不在若言道始于隱微也及其至則及于遠大而
為言矣

道不遠人一節為下三節之綱二為字依朱子說上為字有力下
為字無力下三節皆是示人當不遠人以為道意雖其所指有

治人待人責己之不同惟其道之在人人即我我即人故以人治人可也以我視人可也以人視我可也所引張子正蒙三句不必依盖三節道理本相貫通而忠恕之事可以貫上下二節而以人治人責己責人的道理即忠恕的道理其所謂易從盡在盡道等語殊覺甘泥未必甚得中庸此章之義也自責自修分者亦無妨或泥慥慥句為贊美夫子則何以自稱殊不知夫子只是口中說道如此脩了便是箇篤實君子亦原不是稱贊自家好處或欲以猶以為遠以上數句忠恕違道不遠一句先施之未能也以上將来配道不遠人一句餘方作不遠人以為道殊

不知引詩數句猶說得通忠恕就是為道了此猶有遺道不遠句似可強解至以事父數句是自責就是不遠人以為道了如何分析得

素位句重在心上下二節雖分屬此二句然心與事二意未嘗不互見蓋素富貴數句正是隨在行其所當行之道至自得處則在心矣不援不陵實是事而所以不援不陵者心也素位而行與不願乎外原非兩截字君子既素位而行就自然有箇不願乎外的心既有不願乎外的心必能素位而行矣不求就是不援不陵的意此句重在正己此節大槩謂不援

不陵惟是正己則無怨上不怨天二句因無怨句而推廣之耳不怨天以其無責望于天之心也不尤人以其無求取于人之心也

君子之道道字不可看死了大凡率性而行之就是道則造為字意就在其中不必在推言如處方纔添進為意引詩及聖言雖耶彼明此然天下之道實不外此人倫日用之間也不可以卑下不識為即卑近非為高遠

鬼神之為德德字與道德德字不同盖凡註德字處皆云得道的意惟此德字註云猶言性情功效然性情功效只註箇德字的模樣非卽此是德故只猶言今要識鬼神之情性就是他的能

屈能伸能往能來處功效就是他能始終萬物處視之而弗見

一節正是言其盛却重在體物句蓋無形無聲鬼神原是如此

至體物不遺見他無而有方是盛處觀微之顯一節結轉可見

使天下之人以下二節俱是明體物不可遺之驗不可說使天

下之人一節明體物不遺詩一節明祭祀一節黄氏通考以神

之格思謂洋洋二句不可度思謂齋明盛服之人似泥不必依

上節使字意直貫至在其左右過洋洋處不必更加過文玩註

可見神之格二句正見鬼神無往不在而人不可不敬豈特在

於祭祀之時故此節要說得闊大方是然此節鬼神與使天下

之人的鬼神一般但比首節鬼神差小然天地之精付于人為
人之神人雖死而其神實未嘗亡所謂其氣發揚于上云云者是
也則其實亦非有二鬼神也微之顯非平看自微而之顯重在
顯字上挽不可掩三字說轉可見
德為聖人五句平有總見大孝之實下一節歸重在德上言其有
德必有福也德宗不可將孝為德說孝在德上見出故也故天
之生物二節平見盛德獲福之必然以上皆是就身上說故大
德必受命句推開說章內凡言必字皆言其理之常也
無憂不便是道文王行其所無事樂其日用人倫之常方是道來

受命言一末字使見武王無速利天下之心有不得已的意成文武之德不可說文王拘于勢武王限于時而周公成之若如此說則文武就有利天下之心當體下章善繼善述意說德不必割于文武理之所在文武之所必為則周公之所為亦文武之德意也故曰成文武之德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只是追祖敬宗之禮意達下去若追王上祀之禮惟天子可行得如何達得諸侯及大夫士庶人須識只主祭言玩下文可見

但達字虛不必說出

達孝固是天下通稱其孝之謂然惟其所為孝者繼述之善而通

人心志足人聽聞然後人共稱之善繼善述以其善于變通故言善此以理言懸空說志者欲為而未就者也事者已行而可法者也傳中通于上下句不可謂上下就是尊卑而以春秋節為通于上宗廟節為通于下上下謂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可行者也春秋一節禮之通于幽而尊者宗廟一節禮之達于明而親者各有通于上下意思宗廟之禮正是子姓兄弟因分排定坐位序昭穆只是序生昭穆不必說序死者之昭穆蓋死者之昭穆本是序定的此昭穆之名雖因廟次而言蓋借彼以明此耳公侯卿大夫皆是異姓來助祭者故其班次以爵為序與同

姓者不同故不可言序昭穆裏亦有序爵旅酬之禮存疑所論極好大槩旅酬之禮是飲福酒所以均神惠者舉觶于其長是洗盞更酌而歸于其長也序昭穆是同姓序爵是異姓序事旅酬燕同姓異姓燕毛時異姓已出獨同姓者燕于寢也序昭穆以親親序爵以貴貴序事以賢賢逮賤則不偏于貴貴矣序齒則不偏于親親賢賢矣踐位行禮奏樂三句不必承上文言其踐行奏不是武周乃是後來奉祭之人但所以使踐行奏者武周也此三其字指先王其位其禮其樂不可說武周之所制就是先王之所制蓋先王亦嘗踐位行禮奏樂以祀乎其先武周

繼先王而制此位與禮樂是即先王之位禮樂也即上文善繼善述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之意敬其所尊指祖考承春秋一節愛其所親指子孫臣庶承宗廟一節事死如事生二句又承上二句說来至孝達孝一般的言其盡于一己則曰至言其稱于天下則曰達惟其至也故達此節結上兩節全重在敬尊愛親上郊社之禮一節悉舉其禮制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實通于治道也明乎郊社三句與論語相似皆當兼理無不明誠無不格二意

人存政舉一章綱領全重在君身上故于脩身之事爲獨詳曰文

武之政至知斯三者皆言脩身而後可以為政意中亦分二股不可不知天以上一股言道言仁皆略天下之達道五以下說出達道達德之實皆詳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皆言為政之事而必以脩身為本自凡事豫則立以下詳言脩身之事大抵政者正也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此為政本意

人道敏政二句重在人字下二句重在政字為政在人人字與其人存的人字不同脩道道字即率性之道下文五達道是也論性中只有親義序別信五者而已仁字即下三達德仁字一

條知以開其始勇以要其終仁字該得知與勇也渾然天理而無一毫人欲就是仁仁則盡道仁不在道之外也故章句但云能仁其身則道在其中矣又與脩脩其仁仁字一同仁以盡道道以脩身則有君矣身脩而能取人則有臣矣故政無不舉也仁者人也與孟子仁者人也不同彼專以心之德言故曰人之所以為人之理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此特以愛之理言故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又曰親親為大人字有生理意在故趣得親親句仁義之道本同一原而相須者也故有仁必有義而親親者必資乎尊賢禮所生也謂殺與等是天理生

示的非謂禮是等殺中生出來的此節乃下節張本仁義禮節說去至下節總說三者相須的意事親知人知天雖節目不同皆是脩身之要務要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五達道中都要仁獨言事親親其仁之所發而最切者故獨以親親言必使五達道中同是一親親仁意之周流方是脩道以仁不可泥親親字遂謂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皆不預也論語曰孝弟為為仁之本則仁通行五達道而乃以屬之親親也亦宜知人與前取人不同取人所以立政知人所以講明道理尋為脩身所用不同知仁勇三達德以行達道則脩身功夫又專在此三

德矣仁字既即脩道以仁仁字則智勇與禮義二字如何含盖尊賢以講道理就是知則知不在義之外况知天知人中皆用知則親親之殺中亦用知而仁禮二字皆不能離知而仁字能該知勇意可見若夫勇則成夫仁義者是也上文不言知勇而知勇自不能舍此節不言禮義而禮義自在其中或謂知仁勇以行達道此三字似功夫作治字眼看上脩道以仁仁不在道外則道即仁仁即道似與此仁不類殊不知仁以體此只是無私欲全天理就是體道不言行此守此而曰體此則道即行仁即道之意尤可見知此强此似若不相類觀成己仁也成物知

也皆性之德也則知仁勇又焉得與道為二故曰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所以行之者一也謂以達德行達道須是誠不是虛虛去行此三達德蓋三達德原不是虛虛去知去體去強也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二句全重學知困知利行勉行上生知安行者何待言並言自有實去三近曰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成德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到得知仁勇耳故曰三近此節功夫就是學知困知利行勉行未到成德時起初用功的事不可謂此節又次困知勉行以生知安行為一等學知利行為二等困知勉行為三

等此作第四等但為知仁勇三成德之次耳好力知三字亦重
知斯三者一節只要識箇知字都只是論理未是實去做的來
知所以脩身上有知所以入德意以上全未著為政上俱是脩
身的事九經經字要認的真切言是九者施之治天下國家可
以常行而不變者有庸字意九經固是凡為天下國家的事然
文武之政貫不外此九者之序本呂氏誤遠人不是四夷凡朝
聘之使及商賈游士之類觀下文送往迎來嘉善矜不能語可
見道立道字即五達道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于此
取則方見脩身之效若單說一箇道成則少了可為民表不如

立字說得盡天下畏之不是恐懼恐懾之意只是感其德而自然畏服之威生于德者也註云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二句詞雖平而意實串上句意從懷諸侯來下句方實與天下畏之言故先于事不是聖人先以威歆之聖人議論自然有箇抑揚齊明盛服二句兼內外動靜言齊明是內盛服是外以此對非禮不動而言則此為靜下為動上言脩身在五達道與三達德此言脩身又是齊明云云者蓋上是平日為學的工夫此是即政臨民之要道語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其此前後脩身之意同其好惡不可着婚姻說或問兄弟婚姻欲其無

相遠兄弟婚姻總言親也尊位重祿同好惡俱是無相遠的事勸賢勸親親勸大臣勸士勸百姓勸百工下此數勸字不直言尊親敬體子來字亦有意思勸者自上勸下固自含得尊親敬體子來字意而所以使人勸勉之意亦在其中矣備在或問凡事豫則立凡事不止達道達德九經下文言事行道亦獲上治民信友弟皆是玩註可見豫字非誠豫定者誠也註中先立乎誠句釋凡事豫則立二句意言前定四句只是明當先立乎誠之意不可于言事行道外更有箇誠字行是行之于一身者而言事則又關上一層了着事物上言獲上治民信友悅親誠身明

善數事雖一節推一節下來然歸束實在誠身上故或問曰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治民獲上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経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蔡虛齋謂治民獲上等節都要箇豫立乎誠若專以誠身為誠則自順親至治民總用一箇先立乎誠足矣況誠身下又有明善一節亦在所當豫若豫之則亦先立乎誠矣此說似有理殊不知治民在獲乎上未必便獲又在信友友未必便信又在順親如此歷歷推去到誠身可見歸重在誠身了況治民必豫獲乎上既未必獲則豫立乎誠之意安頓在何處

明善先誠身此是中庸由教而入者一定的工夫除非是聖人自誠而明餘則必須自明而誠也不必泥此下文所謂誠之之事在明善固執朱子謂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則明善固執二事俱是誠身要緊又何必將明善推出又為誠身所當素定者況此言素定皆是素定乎誠不知誠身當素定乎明善誠字着落在何處誠者天之道也以下全重擇善固執工夫上先言天道者見天之所以與我者本無不實而人當求實也誠者天之道不是言天道在人身上言自然真實無妄者天道之本然也故下文就歸着在聖人身上博學五句依或問要照

序博審慎明篤五字卻須重看學知利行者做此等
省力困知勉行者做此等工夫極是費力惟其費力
而知勉而行也必要其成者困知勉行者之志也百倍其功者
困知勉行者之功也果能此道全重在必要其成與百倍其功
上言學知利行者亦是省力的他亦自能去做工夫惟困知勉
行者或以難于進道便要自廢故必須如此勉他況哀公極是
昏愚的人聖人說此亦有深意　固執二字下文貼在篤行上
卻是只在動的一邊然靜時不將所明的道理守得住亦不可
謂之固執而行亦未可謂之篤也要見篤行全不是在做事上說

靜時亦將所明的道理體之于身也故或問謂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于中亦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此語于静的一邊說得極重可見固執不特在行事上説

自誠明二句言聖賢之所以異誠則明矣二句言賢人之可以同於聖即及其成功一也之意聖人教人只是此意見聖人可學而至故下文凡言人道多以天道終始之弘治十七年浙程文下二句爲申上二句言是明其所以分殊不知上二句言性教

二字則聖賢之分已自見矣何待下二句然後見其所以分小
註言誠明分為一分為二只是未發明明明則誠矣的用功夫耳
故註亦如可以二字非謂此二句是申上文況上二句既言所
以分又申其所以分一意重見聖人不如是贅語
至誠盡性不是至誠了然後能去盡性德既實了性就自然盡矣
為能二字與唯字照應看見非至誠不能也盡字與孟子盡心
盡字不同彼專在知上此兼知行言至誠盡己性與盡人物性
是一時事固不是盡己然後去盡人物又不是只盡己性了人
物俱在其中人物之性猶之我也但有偏全之不同耳至誠能

盡己之性矣以一理貫將去自然能去盡人盡物之性人物貴賤不同先後自不容紊參天地雖承贊化育來專重在盡人物之性上然未有不盡己之性而能盡人物之性者也又須從盡己之性說來始備

致曲曲字註云一偏也偏與四端端字自亦不同端字是箇頭緒露出來模樣此曲字是發露出來的雖皆是好一邊的卻是一偏耳如温厚的發出來多温厚剛毅的發出來多剛毅又如此處能忍彼處不能忍俱是偏孟子謂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云云此則致曲之意曲能有誠云可謂之誠不可謂之至

誠至于能化然後謂至誠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見致曲意至于能化則其妙亦不異于至誠矣末句推開說或曰到得化時然後爲至誠則形明動變時其功夫猶不息耶曰至誠者自然無息致曲者由教而入者工夫一暫止息便是間斷便不可到至誠地位故德雖誠矣猶只是大的模樣則大精義利用交養豈發之機豈能自已便至于聖矣尤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又豈有間斷耶形字只粹面盎背的模樣著與明如昰云著明動變雖一字根一字皆不可忘了誠字形者誠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動者誠之動變者誠之變化者誠之化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衣不可說上句是德無不實下句是明無不照

蓋前知只是禍福一端明無不照所該若廣即明其所實之理

前知在明無不照之外禎祥妖孽卜筮之吉凶四體之得失皆

鬼神體物之爲理之先見者也至誠無一毫私僞留于心目之

間渾然一團道理而有以默契鬼神之所爲故至誠如神至誠

之道與誠都之術對看禎祥妖孽等皆鬼神所爲而見理之先

見即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之意

誠者自誠也不必兼物言直以人言觀註誠以心言可見又或問

曰始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則自成專主人言也必矣或以註

中物之所以自成物字解不通遂謂此誠字即天命之性自成兼物言天地萬物亦在其中于誠以心言不相協遂謂物亦有心殊不知物之所以自成物字即下文不誠無物物字只指事上言故曰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或問亦曰凡事之出于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則物之所以自成何意可通矣誠字主實心虛說實心為人之所以自成也以是實理見于行就是道為人之所當自行也重箇當字上句辭平而意實串上自字着意着見是人自家的事非有待于外者也誠者物之終始是原起天道說正

所謂在天本無不實之理是也或問此句亦兼人事言蓋因下句而先此發之以見實理無往不在而人當實心之意不誠無物誠字止是誠者自成也誠字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字同看誠之為貴就是誠之者之意勉其用工夫的意若論用功亦不過戒謹恐懼慎獨而已大抵一部中庸的用工夫處只是此二者此一節只言誠不言道蓋心是本道是用本端而用利自然之理故言誠而道在其中于此蓋可見誠者自誠夫主實心言二節不可以誠者物之終始為解誠者自成也不誠無物為解自道也凡看中庸當以或問為據不當以小註為依所記或出

門人之所録未可知也所以成物句要識自然及物的意成物
却不在自成之後吾既有以自成則自然有以成物如吾能誠
以事親我既有以成人子矣而自然有以致親之允若底豫之
類此節與前至誠盡性盡人物之性語意相似經文只言誠字
而註中添出道字曰道亦行于彼不是謂成物者然後爲道此
章自第一節説出道字第二節再不説出故朱子曰道之在我
者亦無不行矣三節曰道亦行于彼正是道與誠原是一物但
有體用之殊况及物必是吾見于行事而後有以及物則道之
行于彼則誠之行于彼也成物不作化看重在自家一邊成己

就是行成物就是知因物付物也性之德也指仁知言惟其是性之德故爲合外内之道人巳雖有内外而仁知無内外也時措就着成巳成物言成巳成物是事仁知是德成巳仁也二句是因事而推出德来故時措一句是因德而原其宜於事實無先後彼此之殊

至誠不息不息則久蓋德既極其實則自然繩繩將去更無間斷既無間斷則此德就常于中了久者不息之積也徵不是辭而蓋旨意與誠則形不同註取鄭氏著于四方之言則徵字决主功化上說驗于外征悠遠征字從存諸中者既久句意說来更

無別當博厚根悠遠蓋非悠遠不能有所積高明根博厚蓋非博厚不能有所發如無遠不屆者博也積功累仁浹洽于民者厚也先博而後厚峻極于天者高也光輝宣著者明也先高而後明俱在聖人施德上至載物覆物等然後及物上然博厚高明不可看作二截聖人功業積得博厚便從上發出高明來非眞有恁的博厚恁的高明也載物覆物亦自高明博厚中字義分類而屬之耳非載物是一樣覆物是一樣也覆載成就着聖人身上說覆載成原是天地之功用而聖人之功業所以發育承載成就萬物者亦如之故曰與天地同用悠久註云兼內外

而言夫此悠久就是博厚高明悠久俱是徵于外者何以兼內蓋悠本是在外者因露出久字見兼內外蓋凡施於外者無有不根于中外之所施而在中者即随之于此見存諸中者既久則驗于外者益悠遠驗于外者悠遠而存于中者未嘗息也內外夾持其理自不可誣博厚高明無疆天地之體原是如此聖人之博厚高明悠久合在功用上以此配彼只在博厚高明悠久上同之耳非真有可見的博厚配地可見的高明配天也猶說上為用中之用此為用中之體其卻亦迷矣如此既指博厚高明悠久章變成註云以配天配地無疆而言則如此三字亦

指博厚高明悠久不然當曰以載物覆物成物而言也況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原非兩截事博厚等原是聖人徵外的功業博厚便能載物高明便能覆物悠久便能成物畧無先後則言配地配天無疆而載物覆物成物等意自在其中若曰如此其博厚者不待見示而有品物咸亨等則是博厚之外尤有所謂彰顯者也從驗於外發揮故曰章曰變曰成此等是積其功業之盛一自然而然者也天地之道以下至貨財殖焉單言天地之道無一語及聖人註云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蓋上文言至誠功用與天地同體同用只在聖人一邊

說此不復言天地之道何如又何以見至誠之功用故以下要看得節節與至誠相對上云不息此云不貳上云博厚高明悠遠此云博也厚也云云久也上云載物覆物成物此云日月星辰繫焉等節節與上文相對觀天地則知聖人矣但體用在至誠與天地微有不同至誠之體已在發用上了但重在至誠身上故曰體言其載物覆物成物則曰用天地之體只是一箇形體其用在日月星辰繫焉等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一節只重在不貳一句生物不測句帶過說然亦不是閙語生物不測正是不貳的妙處即一故神之意爲生物之功之根本天地之道博

也厚也一節無不貳話文意承上節來博厚等只在形體上或謂覆載不是軀殼去覆載只兼性情說殊不知既有不貳的道理在中則所謂博厚高明悠久等不是箇空軀殼矣下節曰無窮廣厚廣大等註云舉全體而言即此博厚高明之全體指其一處曰昭昭曰撮土曰卷石曰一勺則昭昭撮土卷石一勺豈皆性情耶悠也久也即如上文悠久亦兼内外言各極其盛不是博極其博厚極其厚之謂地道博矣而又厚天道高矣而又明天地皆悠而又久就是各極之意今夫天一節註云此四條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蓋天地萬物皆實理

之所為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此誠故此節經文未嘗言不貳不息以致盛大則盛大內自有實理而不必更兼性情又可見矣詩云維天之命文王之德皆主在內說不必兼功用故註曰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況功用俱至誠中發出來的言至誠無息則自然有及物之功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二句是釋詩意純亦不已句正見文王同乎天道以例至誠同乎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大字兼大小言大無不至小無不入然後見道之

大處道即率性之謂以非聖人不能擬故歸之聖人正與君子

之道費而隱同發育萬物不是博厚載物之謂語録謂聖道發育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須要說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此說最好蓋道體物不遺無物不有故曰發育萬物言峻極于天則凡盈宇壤間皆道可知矣此以道之大段規模而言優優大哉一節言道之小者亦曰大哉蓋謂至小處無非是這箇道理正見道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雖是人為的其實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則亦莫非天道之所在矣此以道之節目精密者而言凡此道理俱若泛然無與于人者然道不虛行必待其人而後行待人後

行與脩德凝道俱要雙關意無體上文道之大道之小二邉下文存心致知二邉工夫得得尊德性五句上一節俱屬存心存其心體之本然是涵養本原的工夫未説到力行上去下一節俱屬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當兼力行的意思蓋道體至大心體亦至大不存得此心之大何以能極此道之大斯道又無微不入而天下之事事物物細微精密無往而無道不由學問的工夫何以能盡道體之細首句是下四句的綱領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是道問學或謂當作五句看但云上一句是存心而致知下

四何是詳存心致知之屬殊不知尊德性既是存心而致廣大極高明等為存心之屬則致廣大等為尊德性可知道問學既為致知而盡精微等為致知之屬則盡精微等為道問學可知但要識廣大高明故厚是德性不介的不可說廣大高明故厚就是德性看去致之極之温之敦之正是尊德性了德性為吾所受于天之正理即天命之性萬殊而一本的大段規模恭敬操持為尊是敬以涵養本固道理與戒謹恐懼以全斯道之本體因意不有以尊之則中心先以汩亂何以窮至事物之理故曰非存心無以致知事物之理雖備于德性中而散在事物者

紛如也然後曉得問學者即格致
有以道之則不能周知事物之理將何以全吾所受之理故曰
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下四句但要識此吾廣大高明心之
體也精微是理之散于事物而精密者中庸是事合乎理之恰
好者精微中庸以事理言與心體有別矣謂廣大高明中有精
微中庸則不可謂德性中有精微中庸則可心體中自具乎事
理也故者心之良知即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者看德性原有的
說或泥註中謂故學之矣一句欲將故字兼學過一邊謂廣大
之已致高明之已極若[illegible]不知此學字與學問學字不同虛齋

謂已知者固嘗見諸云為之間是亦所謂習其事者便有積習之意此語也只是訓字義之法不可深泥若說謂前日已知者今又溫之則與非致知無以存心矣與非存心無以致知句甚背此句以理言故曰禮義則曰知其所未知厚字朱子曰資質朴實敦是愈加厚重指其本根有一樣人實是敦厚純朴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此即存心不可以不致知意若只去理會禮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即非存心無以致知意此句以事言故曰節文則曰謹其所未謹相資相應同上此節只言脩德而凝道自在其中脩德凝

道不可作兩截看是故居上不驕一節言乎道之大小精粗既
皆理會透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
所不宜乾之九三亦是此理引詩不止乎証默足以容一句適
証上四句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
不及其身此語可玩
愚而好自用一章與下章同須要德位時愚則無德賤則無位君
今反古則災時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三句平看不必以君今反
古句串上二句非天子的天子即聖人受命為天子者不止有
位若有德有時亦在其中言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則愚賤

術不可自用自專生今之不可反古可知矣故今天下車同軌
書同文行同倫無有自用自專反古者單應制度車不足以盡
制度舉車以該其餘也書應考文行應議禮三節俱兼德位將
渾見首節三意或欲以非天子一節應愚賤二句今天下一節
應生今反古一句亦可雖有其位一節只應愚賤二邊不可添
出生今反古以經文内原無此意吾説夏禮一節只應生今反
古一邊不可添愚自用賤自專亦以經文内無此意夏禮曰説
以無從而學也殷禮曰學宋存故也杞不足徵與有宋存意二
句雖不是説禮學禮之因亦可反觀以見説學二字之義此章

言居下不信皆主在下的人說

王天下者即有德位時的天子寡過是在下的得寡過註云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即上章同軌同文同倫的意與下文世為天下道一節小異蓋世為天下道一節但重在王天下者自家一邊此不異政殊俗猶是天下道後方如此此二句正是民得寡過之由非即此就是寡過也上焉者是有德位而非其時者也下焉者是有德而無其位與時者也不言無德者愚者之不能行王重不待言也況王天下者非指守成之君言守成者雖賢聖由舊章可也民弗從民字不加于無徵不尊之下而加于不信

下可見二不信字不要說是民不信重在自家無以取信於民
一邊不信不從就是不能使人寡過矣故君子之道故字承上
節言有德而無位無時則民不從如此故君子之道本諸身以
下六句總而言之則平平看去為六事之善以一句一句細玩
則六事一節深一節首身次民次三王次天地次鬼神則至幽
若次百世之聖則至遠若以德位時三者律之則本諸身是德
徵諸庶民是有位與時本諸二句見三重之善全在有德有位
有時考諸三王以下四句只在三重之善上言不兼德位時矣
自六句推其根本處則又全在本諸身一句此節六事俱在自

然看驗其信從驗字亦是自然驗非我始稽驗之也不謬不悖
無疑不惑文義各有所主備在或問知天知人是推本其所以
合于天人者由知天人之理而制作也知字非為知之巨細精
粗無一毫不盡之謂只言鬼神與百世者舉其至幽而天地之
著者見矣舉其至遠而三王之已往者可知矣動與言行中俱
着三重說法則不是去法他行事與言語只是以其行為法度
而不能違越以其言為準則而得以取正也上三句重在世字
上下二句只主當將言平看世是王者後世子孫若異姓就是
非將了此節見君子之道為人所信從而人之所以得寡過但

六事之善中已有驗其信從句此節是根上文說來乃六事之
善後事二信從意似覺重疊而文意若不可通殊不知徵諸庶
民句只重在有位有時上見得我既有位有時自然驗得人所
必從意非如下面言道言法言則賓其民上說也詩言在彼二句
即居于制作無淫不善之意不可說是遠望近不厭意以永終
譽即得人心之從意下文申言之也詩言終譽申言發譽者詩
是順說下來言有如此之善而後永終其譽中是反詩意說下
來言未有不善而先有譽者一邊言有善則譽必久一邊言無
善必不便有譽意不用原始要終意此章言居上不驕重在王

天下者一邊民得寡過亦不全重在民上
仲尼祖述堯舜註曰遠宗其道道即精一執中之謂憲章曰近守
其法法即謨烈之謂道法二字不可以道是道法不是道道則
渾淪法則詳密文武法制之備者也法亦道也脩道之謂教註
云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于天下則知道
亦法也故離道于法非法也上律天時曰法其自然之運只是
隨時變易以從道的意下襲水土曰因其一定之理只是隨寓
而安與宜于土俗之意或問所舉夫子實事作義不說出亦不
妨朱子曰天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行已之迹言之則此

數節不足以盡夫子之上律下襲况既曰兼內外該本末則此
數節又不足以當內外本末之全兼內外該本末即巨細精粗
無一毫之不盡意謂非可以一端盡也內外本末不可謂本即
內末即外內者心之所存外者事之所施所存所施又各自有
本末並言與兼大小包費隱同意○譬如俱承上文言上喻其
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衆理兼該意下喻其祖述憲章上律下
襲則應變無窮意不可以天地為大而誤配大德敦化不可以
四時日月為小而誤配小德川流二句中俱有箇大德小德在
中玩下文可見並育並行不害不悖是一時事不可作二截看

大德小德正是所以並育並行不害不悖的緣故或問曰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蓋於穆之中萬物之理具足故曰敦化高下散殊皆小德之所分散曰川流大德小德亦不可作二截看天地間道理有大德則小德自在其中小德不是大德之外另有一件大德即小德之統宗小德即大德之所分出者也黃氏以大德為天命之性是矣以小德為率性之道則非也蓋小德川流正是天賦于物者亦在天命上豈得謂之率性或謂大德即前註所謂內與本小德即外與末殊不知大德是道理統會處無所不該內本皆是逐件的小節

曰如何作得大德或問曰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
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下文所舉夫子已行之迹以解
兼內外該本末者皆似物各付物之意焉得以是為大德要之
大德在聖人身上是純亦不已之心所謂內是心者是逐件之
心大小之差不得而強同者也天地所以為大句不必泥所以
二字即此就是天地為大之實蓋全體大用同運並行而萬物
統于此分于此天地何等大了然其所以為大不以物言而以
理言上二節言聖人同于天地末節言天地以見聖人
聰明睿知乃下四德也皆在聖人心上說未着行事上故皆云足以

至下時出應方見發用聰明乃耳目之德而亦謂心者蓋所以

視所以聽者心也睿知之知比禮智之智畧詳敏禮智之智衆

所同睿知之知属生知聖人之所獨也饒氏曰睿則能思智則

能知此睿知之別聰明睿知雖曰生知之質惟至聖能之至聖

所以能之者惟他生出來便不為氣質物欲所拘蔽這箇道理

自然完具故聰明睿知若學者擇善固執直造到得道理真實

無毫髮不盡後則亦能聰明睿知了仁義禮知又自聰明睿知

中分出來說雖不可以某配某而四者之德實包在生知質中

溥博者言聖人有是五者之德而自卑至高自近至遠兩道理

無所不該也淵泉者言聖人有是五者之德而衆理皆取足于此有箇不測與不窮的意思蓋天下道理不外于五者故也時出者言其當臨容敬執別時而出此五者之德也如天知猶只是形容他充積之極盛民莫不敬信說不重在民上是言其發見之當可重聖人身上此節與上節不是二件事下節是申贊上節云耳聲名是聖德之聲名不是敬信說的聲名詳中極言之者亦不是極言敬信說是極言所到得的地方淺觀則亦知所敬信說矣何其德處便是德之所及非必是聖人施德至此然後為及也此章主小德川流言觀其言聰明睿知仁義禮知

分別許多德的條目就見他小德川流不是說此五者為小德也又全重在發用上不比下章所說全着在裏面又比此說的渾淪

經綸天下之大經不是經綸天下人之大經只自聖人一身而言經綸大經以為天下法也曰天下之大經者人倫本天下之所同也故盡其實而後可以為天下法方見是至誠之經綸經之綸之則盡而可法矣與天下之大本同例經綸是至誠自然之能不是勉强的立本當渾渾說不可謂深仁之本則仁民愛物等從此出之類蓋大本者所性之全體此大本與中者天

下之大本一般即未發之中萬理咸備未可分條理若說立仁之本則仁民愛物等從此出之類則已有條理不是未發之意知化育知其理也與贊化育不同所謂知者乃至誠與天地一般知天地之元亨利貞以始物通物成物藏物聖人之仁義禮知以長人和義嘉會幹事相與脗合無間者也豈特聞見之知至誠為能經綸等不是至誠了後方能經綸立本知化至誠中自具此三者觀註中釋此三句離不得極誠無妄可與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一般此章承上大德敦化而經綸五品之人倫却似小德然天下之達道莫大于此能盡此五者則率性之

道大端盡于此矣豈非大德細玩章句之極誠無妄故于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所謂極誠無妄云者即上章所謂純亦不已者是即統體所在也爲得不謂之大德或問謂經綸是致和立本是致中則經綸大經是心之大用立本是心之統體也謂知化是窮理以至于命此就是致中和的極處聖人之能事畢矣過此只有天地位萬物育也不可以三句分為窮理盡性至命蓋經綸大經非窮理可盡肫肫其仁等就在經綸大經三句之中非經綸大經等三句之外別有箇肫肫其仁等三樣只是道此三句以形容至誠之道之盛耳以肫肫配經綸者盖立品大

經綸非有仁愛的意貫徹于其中便不成箇經綸了故饒雙峯曰仁者人也大經是箇人道人而不仁何足以為人此所以脩道以仁也此但在至誠經綸自然而然耳言肫肫則見其渾全純厚無一些不是仁愛底意以立本言故以淵淵字形容之見其所以立之本靜深而不可測矣以知化育言故以浩浩字形容之見其盛大流行與天無間矣上章言如淵如天是說聖人之一德言其德無所不該則曰如天言其德之無窮則曰知淵此說立本言淵知化言天立本不就是知化與前章意有間矣饒雙峯謂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其說性浩浩其天是

說命者亦是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看一者字其為至聖之人可見達天德謂能通乎天德指其仁義禮智之妙乎元亨利貞者言也達乃通達無間之意此章與前章意相貫通故章句云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但語録中表裏之說恐未穩更詳之

收斂章後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推之以極其至乃是再敘入德成德之事所謂一部小中庸者是也其所謂工夫即首章戒懼謹獨等事其所謂極至即所謂天地位萬物育之意可見中庸一書首尾相應道理無不貫通但首章自天命說起是原天

以之人而極處至于天地位萬物育此章徑自下學立心說起而極處至于無聲無臭是推人以之天此其以異者耳首節全重在惡其文之著一句此正是爲己之心下學之始事雖是釋詩全不重在釋詩上是借彼以明此也惟其惡文之著故其道闇然不炫而光輝宣着自有不可得而掩者淡簡温即闇然之意不厭而文且理即日章之意註云淡簡温絅之襲於外也不是淡簡温就是尚絅蓋闇然淡簡温俱是自然說以其尚絅故然耳又云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其中也不是不厭而文且理就是錦在中蓋不厭文理俱就淡簡温中見出亦是外面的

以其錦在中故然耳或謂此特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全未及工夫上只一點虛歷的為己之心如何便得不厭而文且理致曲章云誠則形有實德于中而後形此云有為己之心而便有日章之處似言其驗之太速殊不知為己與謹獨的工夫不是截然作兩段事看知為己則知謹獨雖有次第其實為己了必就去謹獨不是今日為己明日然後謹獨之意則有為己之心自然有不厭文理之驗者非可誣也況日章與日亡字相對看徒表暴於外者一特雖好看中無物件漸漸就亡了故日日亡立心為己者不事表暴於外而雖是淡簡溫有實心在中自然不

覺漸漸有許多滋味與光采齊整處故曰日章不單言章與亡
字而加一日字可見其亡其章俱有箇無本者漸亡有本者漸
光顯意遠近以人己對言語錄所謂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
失是也風自以身心對言語錄所謂身之得失由心之邪正是
也此二知字是據表以知裏也近字與身心言自字只以心言
微之顯一知字是由內以達外也遠之近者見遠不在遠而在
乎近風之自者見風不自風而有所自微之顯者見微不止于
微而又能顯是近自微三字乃遠風顯的樞指下文謹獨者謹
此也存養者養此也至民勸民威天下平是即所謂遠風顯者

也可以入德句要看可以二字分曉蓋此句未有謹獨工夫未便只入德故曰可以此句雖自有為己之心說來卻重在知此三者蓋學者曉得此三者然後曉得用功去處然後可以入德為己之心是箇根本下文謹獨存養即為己的工夫蓋有是心而不知此三者則用功無從入處雖曉得此三者而未無為己的心亦不能去做為己工夫二者相須而成者也故云不可作兩截看知所謹謹字與下謹獨謹字雖是一樣亦微有異此謹字兼戒懼一邊在中謹獨謹字只向動這一邊說此節是入德之門戶未着入德之事上門戶只在近自微中故君子內省不

承二句俱無工夫不可以內省二字作工夫看工夫在內省之前但不說出大意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是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乃是當謹的意君子于此內省無所疚而無惡于志也二句一直說下不疚者自外至者無惡者自慊者也此二句正是人不可及處下文君子之所不可及句重在之所二字是推原說其惟一句正說他于不見處能用功此節文法極好通節不言用功字眼而用功自在其中不動不言是無事時節不見不聞時也敬信是敬信之心常存耳至此則為己之功益密而德已成矣下二節註皆云承上文是總承此二節不可以奏假

無言一節為效猶未速應潛雖伏矣一節功之未密者以不顯惟德為德愈深而效愈速應相在爾室一節功之鉅密者蓋此章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言工夫自當自踈而密言效驗自當自淺而深況能謹獨者必能戒懼有不賞不怒之效者必致天下平之盛但恭格錯視篤恭節有淺深不是得其淺效而得其深效又不是先得其淺效而自俟其深效成德之後交發互發其功固未嘗息而效驗淺深也後次第亦自有不可誣者不賞不怒廢雖不言德實德之所致非至此而德之進者有所遺也篤恭而天下平即

首章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謹獨有恭的極致處即是篤恭即首章章句所謂自謹獨而精之自戒懼而約之至無少偏倚無少差繆便是盛德便是恭敬之心到至極處便自然是幽深玄遠而不顯矣此篤恭字貫動靜言成德到此已是住處下節三引詩只是形容不顯之妙耳至矣不是形容不顯之德爲至言無聲無臭爲不顯之至也形容不顯之德然在言外　首章言用功先戒懼而後謹獨此章言用功先謹獨而後戒懼二者將安從蓋首章自道體上說來言學者先存養以全斯道之本體又去省察以防其變動處蓋先體而後用此章自學者用功處

說來先謹獨而後戒懼蓋先疏而後密其實二者未嘗有先後

動靜循環無端用功終則有始有感的時節就用謹獨寂然的

時節便須存養學者那一段是寂然當[illegible][illegible]那一段是寂然當

謹獨只是隨其動靜而為功耳若總而做工夫起處必先於靜

處做起云云方是有本

中庸說要 終

跋中庸說要後

甚哉理學之難言夫艱深者晦昧淺者膚分析者支牽合者混襃異者詭膠執者迂晦也支也詭也知索諸理者也而外於事膚也混也迂也知求諸事者也而越夫理愚未見岐事理而二之而足以語於學也已而足以語於要也已中庸者聖人盡性

之書也一理貫於萬事萬事約為一理統之性而已性誠而已思誠者之求復夫性也不得其要是塞其門也是故中庸之理非不深也而亦非不淺晦之膚之則不可非不分也而亦非不合支之混之則不可未嘗無異也亦非不可執詭之迂之則不可此在善立言者之灼其要旨焉爾

邑侯宋先生是編其善言者與其善言
理學者與不然何其深也而淺淺也而深
分而未始不合合而未始不分異焉而是
同執焉而可通之若是耶無先生淛名賢
家學淵源為士望所推者素生平問學弗
徒索之理也而昭見諸事弗徒求之事也
而根本諸理虛心體玩而吾無成心焉於

性學無聲無臭之關與而深洞其要旨者
其所也於乎先生之所自得正中庸之所
以別於異端乎月溪黃師命之曰中庸說
要得其理矣后學必要之欲闚則先生是
編信其指南也夫信其指南也夫

晉江門人張文憲頓首謹跋

後序

或有病箋解為舉業之學謂必廢是而後可以明心瑩理者至謂晦翁千言而不足不如舂陵一圈而無遺雖然箋解不灼諸心舉業不根諸理廢之可也自心而之箋解愈多而心愈明一理充盈磅礴猶千花百卉皆足以達造化生生之心舉業即道

業也而可廢乎哉晦翁之學不可以箋解舉業言而善治箋解者未嘗不可入晦翁之門匪徒舉業而已也吾邑侯仲石宋先生理學淵源聲於海內政務之暇進小子文煥及郡庠士黃日煦等數十人尋繹孔孟曾思之書句釋字稽明暢切實聽其言爽然若執熱者之濯春風也諸士共和其

所著乃先出中庸解一帙發明晦翁章句或問之旨辭不費而義不遺恍然子思子之面命者因携傳録以識不忘文焕上之月溪黄師曰是可梓也遂鳩工鋟梓命文焕諸仲石公求全云於乎仲石公兹作可入晦翁矣可洞子思子矣觀中庸而他書可知矣孔孟之學術伊周之事功放之則

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一心之會一理之通此則仲石公之全書也讀先生之書而不達先生之意不又貽世人之不知晦翁者乎質之黃師曰然遂僭書末簡

嘉靖戊申夏季望日晉江門生郭文煥

仲實謹書

重刊中庸說要序

中庸一書聖賢心學之傳備載於斯矣是故其辭微其義奥自非邃於所學上有遡其源沿其流灼契是理而無遺則其著之于言也不失之支必近於鑿是雖曰闡之適以晦之吾見斯道之在天下求始不反為多言病者耶仰惟我

公下車以來重心學校不時提勅至與諸
生折論中庸意義多見涉于附會之説
殊為牽强迺啓篋援以平日所撰名曰
説要一帙先于晉江梓行也表等受與
兩學諸生傳覽執之者通滯之者决而
汗漫者知所歸莫不欣然以裨心得之
大凡鄉大夫老先生亦愛重不已因謂

余曰中庸所著渾然道理能剖析以發其微者亦難觀是說也簡而切精而明誠為浙餘理學之傳學者得之庶免乎連篇累牘之繁蠡測望洋之嘆矣亟梓之以垂不磨可也太對曰然是適得我心也于是遂付原本鋟諸梓誠汝南士子寃是焉則子思傳心之秘可以恍然

有得自是所存者無非是理之完融所
達者無非是理之充徹而昔焉嘉惠之
意至是不又益洽矣乎愚也竊有志焉
而未之逮故敢贅一言以為立己立人
之助云爾

嘉靖丙辰仲冬望日汝陽縣儒學署教
諭事舉人楊表頓首謹序